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四十七回 水月村樵夫寄信 鏡花嶺孝女尋親

話說小山同若花清晨起來。梳洗已畢，將衣履結束，腰間都繫了絲絛，掛一口防身寶劍；外面穿一件大紅猩猩氈箭衣；頭上戴一頂大紅猩猩氈帽兒；外帶一件棉衣，用包袱包了；又帶一個椰瓢，同豆麵都放包袱內。二人打扮不差上下，惟若花身穿杏黃箭衣。將豆麵飽餐一頓。收拾完畢，各把包袱背在肩上，一齊告別。呂氏見這樣子，不由心酸落淚道：「甥女一路小心！若花女兒務須好好照應！雖說此山並無虎豹，到了夜晚，究竟尋個掩密藏身之處，才覺放心。甥女如此孝心，上天自必垂憐，一切事情，自然逢凶化吉，但願此去尋得父親，早早回來！」婉如也垂淚道：「姊姊千萬保重，莫教人兩眼望穿！俺不遠送了。」小山答應，同若花上岸，林之洋仍舊攙扶送到平陽之處，又叮嚀幾句，灑淚而別。林之洋見他們去遠，這才止淚回船。姊妹兩個，背著包袱，朝前走了數里。小山因山路彎曲，恐將來回轉認不清楚，每逢行到轉彎處，就在山石樹木上用寶劍畫一圓圈，或畫「唐小山」三字，以便回來好照舊路而行。一面走著，歇息數次，越過幾個峰頭，幸喜山路平坦。

走了一日，看看日暮，二人商議找一宿處，看來看去，並無可以棲身之地，只得又向前進。正在探望，只見路旁許多松樹，都大有數圍。內有一株古松，枝葉雖青，因年代久了，其木已枯，外面雖有一層薄皮，裡面卻是空的。二人見了，不勝之喜，即將包袱取下，一齊將身探入。內中松葉堆積甚厚，坐下倒也綿軟。姊妹兩個，因一路走乏，身子困倦，把包袱放在樹內，坐在上面；睡了一覺，早已天明，連忙探出身來，背上包袱，離了松林。走了半日，小山道：「昨日吃了豆麵，腹中果然不饑；此時喉中微覺發乾。姊姊可覺口渴？妹子意欲吃些泉水才好。」

若花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各用椰瓢就在山泉取了一瓢涼水，拌些麻子，胡亂飲了幾口；又取一瓢涼水，略把手面洗洗。仍望前走。到了日暮，恰喜那邊峭壁下有一天然石洞，盡可存身，就在石洞住了。次日，又朝前進。一路上看不盡的怪竹奇樹，觀不了的異草仙花。沿途景致雖多，無如小山之意並不在此，若花也不過略略領略。

一連走了幾日，各處尋蹤覓跡，再朝前面望去，那些山岡仍是一望無際。小山道：「姊姊，你看這個光景，大約非數日不能走到。妹子前在舅舅面前，曾說無論尋著尋不著，總在一月半月回去送信。今再前進，設或遙遠，一時驟難轉回，豈不失信麼？」若花道：「今既到此，據我愚見：只好且朝前進。我們就是耽遲幾日，阿父也斷無埋怨之理，何必回去送信。」小山道：「妹子之意：並非專為送信，意欲借此將姊姊送回，妹子才好獨往。」若花道：「愚姊正要同你前去，為何忽發此言。」小山道：「連日細看此山，道路甚遠，一經前進，歸期竟難預定。因此要將姊姊送回，以便一人前進。即使回來過遲，舅舅不能守候，妹子得能尋見父親，就同父親在彼修煉，也是人生難得之事。倘不能尋見父親，縱讓舅舅終年守候，妹子何顏歸家去見母親？以此看來：惟有尋到此山盡頭，非見父親之面，不能回家。若姊姊同去，妹子何能只管前進呢？」

若花道：「愚姊若怕路遠，也不來了。此時前進若無消息，不獨阿妹不應回轉，就是愚姊也無半途而廢之理。況我本是虎口餘生，諸事久已看破，設或耽擱過遲，阿父不能守候，我就在此同你靜修，也未嘗不可。阿妹倒不必慮及於我，即如我今日到此，還是圖名呢？還是為利呢？無非念阿妹一團孝心，惟恐孤身無人照應，才肯挺身而來。若要誤認我不過一時高興上來走走，並未慮及後來之事，那就錯了。」小山不覺滴淚道：「姊姊如此用心，真令妹子感激涕零，此時也不敢以套言相謝，惟有永銘心版了。」說罷，又向前進。若花道：「今日忽覺饑餓，這是何意？」

小山道：「只顧走路，原來今已八日。那豆麵第一頓只能管得七日不饑，今日如何不餓？恰好此處遍地松實柏子，我才吃了幾個，只覺滿口清香，姊姊何不也吃幾個？如能充饑，我們就以此物為糧，豈不更覺有趣？」若花隨即吃了許多。走了多時，也就不覺甚餓。於是日以松實柏子充饑。路上或講講古蹟，談談詩賦。不知不覺又走了六七日。

這日正望前進，猛見迎面倒像一人走來。小山道：「我們走了餘日，未見一人，怎麼今日忽然走出人來？」若花道：「莫非前面已有人家？」只見那人漸漸臨近，再細細一看，原來是個白髮樵夫。小山見是老年人，因站路旁問道：「請問老翁：此山何名？前面可有人家？」樵夫也立住道：「此山總名小蓬萊。前面這條長嶺，名叫鏡花嶺；嶺下有一荒塚；過了此塚，有個鄉村，名叫水月村。此地已是水月村交界。前面村內，雖有居民，無非幾個山人。你問他怎麼？」小山道：「我問路境，不為別事。只因我們天朝大唐國有位姓唐的，前年曾入此山，如今可在前面鄉村之內？敢求老翁指示，永感不忘！」樵夫道：「你問的莫非嶺南唐以亭麼？」小山喜道：「我問的正是此人。老翁何以得知？」樵夫道：「我們常在一處，如何不知。前日他有一信托我帶到山下，交天朝便船寄至河源，今日恰好湊巧。」於是把書信取出，放在斧柄上遞去。小山接過，只見信面寫著「吾女閩臣開拆」。雖是父親親筆，那信面所寫名字，卻又不同。只聽樵夫道：「你看了家書，再到前面看看泣紅亭景致，就知書中之意了。」說著，飄然而去。

小山把信拆開，同若花看了一遍，道：「父親既說等我中過才女與我相聚，何不就在此時同我回去，豈不更便？並且命我改名『閩臣』，方可應試，不知又是何意。」若花道：「據我看來，其中大有深意：按『唐閩臣』三字而論，大約姑夫因太后久已改唐為周，其意以為將來阿妹赴試，雖在偽周中了才女，其實乃唐朝閩中之臣，以明並不忘本之意。信內囑阿妹若不速回，誤了考期，不替父親爭氣，就算不孝。既有如此嚴命，阿妹竟難再朝前進哩。」小山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但我們迢迢數萬里至此，豈有不見一面之理？況父親既在此山，也未有尋不見的。且到前面，再作計較。」

一齊舉步越過嶺去，只見路旁有一墳墓。小山道：「此是仙境，為何卻有墳墓？莫非就是樵夫所說荒塚麼？」若花道：「阿妹：你看那邊峭壁上鑄著『鏡花塚』三個大字，原來此墓所葬卻是『鏡花』，不知是何形象？可惜剛才未曾問問樵夫。」略為歇息，轉過峭壁，走未一里，正面有一白玉牌樓，上鑄「水月村」三個大字。穿過牌樓，四面觀望，並無人煙。迎面有一長溪攔住去路。雖無橋樑，喜得溪邊有株數人合抱不來的一顆大松，由這邊山坡，歪歪斜斜一直鋪到對面山坡，倒像推倒一般，天然一座松根橋樑。二人攀著松枝，渡了過去。前面一帶松林，密密層層，約有半里之遙。穿過松林，再四處一看，真是水秀山清，無窮美景。遠遠望那山峰上面，俱是瓊台玉洞、金殿瑤池，那派清幽景象，竟是別有洞天。

正在觀看，忽見對面祥雲繚繞，紫霧繽紛，從那山清水秀之中，透出一座紅亭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